

情趣·健康桥

流动的盛宴

| 松庐文 |

年前,换了份工作。新单位距家车程20分钟,但因为最近在修高架,绕道需要一个小时。每天早晚漫长而单调的旅程,该做些什么呢?听听古典音乐吧,一个单程刚好一张CD的时长。

愉快地决定后,先将车载音响系统作了简单的升级改造,然后回家找出一个黑白两色的大包子——迪卡之声(The Decca Sound),54张纸盒环保装CD,都是模拟时代的录音精选,足够听一个月了。Decca录音特有的深阔音场,透明度一流的秀美音色,以及华丽自然的音域平衡度,应是早晚旅程之良伴。

平心而论,包子CD的音质,跟唱片公司原先正价发行的单张相比,还是有些不同的,但在车载系统播放,这些细微差别完全可以忽略。开车时聆听,入耳的声音暖而不糊,清而不冷,所有的频率衬着深沉回响又不分人注意力的低音,能够感受到迪卡之声的独特魅力。更何况,开车听着包子CD上下班,好处实在是太多。

其一是节省空间。54张CD,整齐地装在一个小方盒内,携带存取都很方便,放入车内储物箱,很是隐蔽。假如换成是50多张单张CD散落在车厢,那简直就是一个小小的灾难了。

其二是丰富曲目。古典音

乐听久了,往往会由博返约,形成自己固定的趣味。就说说我吧,平时听乐主要集中于巴赫、莫扎特、贝多芬和勃拉姆斯作品,再加海顿、舒伯特、肖邦、马勒等的一些经典曲目,然后找一些名指挥家、名演奏家的不同版本来比听。而精选合集的选曲,一方面质量高,头版黑胶的录音、绝版多年的录音和各类上榜的著名录音比比皆是;另一方面范围宽泛,这54张CD中,上至中世纪的素歌,下至20世纪的现代音乐,都有选入,还能听到平时不大涉猎的冷门音乐。譬如施密特-伊萨斯泰德指挥的贝多芬作品,正是我苦寻多年未得的版本。紧接下来的,是维也纳八重奏团的演奏,我更是反复听了三个来回。

其三是产生新奇感。由于是按着CD编号来听,而包子的排序又没有规律,今天听了歌剧,明天轮到的不知是室内乐,还是交响曲,心里还真抱着小期待,答案只能等到换上新碟这一刻才会揭晓,所以经常会惊喜连连。这就好像到了一个新的环境,你不知道将会遇到哪些有趣的人和事,而学会用欣赏的眼光打量,你就会发现,其实这个世界的温情和美好无处不在。

专家研究指出,常听古典音乐,好处多多,可以减轻压力、提升记忆力、激发创造力,

还可以抗抑郁、帮助睡眠,甚至还可以降血压、缓解疼痛。我觉得,伴着古典音乐上下班,一整天都会有好心情。清早,迎着晨曦,听着小提琴奏鸣曲《春天》,如沐春风,到了办公室,自然就进入良好的工作状态,而且还会传导感染身边的同事。黄昏,目送落日余晖,耳边响起莫扎特悠扬的长笛协奏曲,白天如有烦心之事,此刻也早就烟消云散,待到推开家门,带给家人的,只有一脸微笑。我们不能决定人生的长度,但可以改变日常生活的质量。所谓的俗世幸福,不正是就这样一天一天累加而成的吗?

一个月的日子,伴随着美妙的音乐,很快就流逝而去。每段旅程,都在享受音乐的饕餮大餐。月历翻页了,包子也听完了。于是,打开CD柜,把前些年购置的大包子一一找出来,有DG公司的,有PHILIPS公司的,有EMI公司的,有RCA公司的,有SONY公司的,还有一些音乐大师的合辑,林林总总,不下二十个,盘算一下,应该可以听到高架完工之日。近年来,古典音乐市场低迷,唱片公司不得不大量发行价廉物美的环保套装,大大造福吾辈爱乐者。而新的烦恼马上又会来到,等到桥好路通后,上下班又该听什么?怎么听?我想,只要爱乐精神不灭,流动的盛宴总会继续。

众生·人民路

专注与爱让生命永恒

| 李敏文 |

好几天过去了,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钢琴曲犹在耳边。

刚刚度过了一个愉快的慢双休。午后,漫步蠡湖边,蓝蓝的湖水,黄绿的草地,水光山色,最是惬意。阳光像天使一般穿透天地,瞬间,仿佛时空静止。风有点大,远处有三三两两的人,漫不经心的暖意,一对中年夫妻牵着一只毛茸茸的小白狗,蓝白相间的条纹毛线背心格外醒目。一切都是那么真实而美好。而这天还有更美好的期待,晚上,我们将去大剧院现场感受理查德·克莱德曼的《爱·永恒》钢琴音乐会。

理查德的钢琴曲,多么熟悉,但又多么切近而遥远,上世纪九十年代曾经风靡一时,是我们这一代人的美好记忆。许多年之后的今天,依然清晰记得,先生如获至宝激动万分地买回了一张CD,碟片壳内的封皮上印有理查德·克莱德曼弹奏钢琴的照片,是一个着深色西装打着黑色领结的帅气金发小伙。我是个典型的乐盲,五音不全,先生赶紧对我进行扫盲,大有些恨铁不成钢的急切,眉飞色舞地告诉我那些钢琴曲有多么美妙动听,简直堪称世界一流。

美好的事物总是可遇不可求。从CD到现场,穿越了三十多年的光阴。晚上,早早地走进了大剧院,不想很多人来得更早,有带着孩子的,有举家前来的,更有举着票忙着拍照打卡的,很是热闹。我也挤进人流,和巨幅海报一起拍照留念,今天特意穿上了自己喜欢的蓝灰色羊绒大衣,配上自己很喜欢又百搭的灰色贝雷帽,感觉很有氛围感。

走进音乐大厅,不经意抬头一看,连楼上二三层都有很多人早早落座了。跃上舞台的理查德·克莱德曼,纯真快乐幽默,脚步轻快,神采飞扬,极具感染力,仿佛早已忘记了年龄。舞台后方的屏幕上,光影变幻,交织成一场视听盛宴,琴声把我们带入了一个个音乐的童话世界。但见那双纤细神奇的魔法之手,如行云流水,每一根手指都在精灵般飞跃舞动,变幻出无穷无尽的绵绵不绝的美妙音乐,令人惊呆沉迷,更令人享受流连。弹奏者的那份忘情专注和快乐,让我沉浸于一场视听梦幻,不愿醒来。想来,人生也是一场梦吧,而我们也也许都是梦中人吧。

理查德的童年、少年照片一一聚焦在屏幕上,1992年理查德第一次来到天安门正值青春年华,最后是一张双手揽抱小男孩(猜想是他的孙子)的老年理查德。斗转星移,岁月悄然却留痕,匆匆已是古来稀。5岁学琴,禀赋异常,倾注一生,与钢琴结下不解之缘,演绎出无数动人的流行曲目。

如今,72岁的理查德,依然精力充沛地活跃在舞台上,辗转于世界各地巡演,依然焕发着生机与活力,不得不感慨,音乐与艺术,让人青春常在,无惧岁月,无悔时光。这一刻,我毫不犹豫地相信,专注与爱让生命永恒。愿我们每一个凡夫俗子,都能够找到自己的着力点,寻觅到自己热爱的人和事,专注并珍惜,不负此生,活出自己生命的光彩。愿爱如潮水,如平常日子,漫漫心间。

忆旧·古运河

年头上的菜

| 周益鸣文 |

小时候巴过年,年头逛逛、玩玩、吃吃。

还记得,大舅、舅妈拿工资,菜上档次,好吃就是叫不出名字。

大姨家,濒临漏湖,芦苇丛生,招牌菜来自芦滩。立秋前三天至寒露,一阵又一阵黄雀,飞舞在漏湖上空。远处,稻子熟透,一片金黄,清香四溢。黄雀全天偷吃稻谷;太阳被网进夜的口袋后,满湖黄雀,栖息于湖滩芦苇中,屁股黄灿灿,油腻腻,大而肥。大姨父是出名的捏黄雀佬,坐大脚盆,嘴咬暗灯,腰系围裙,内藏暗袋,手持海兜,轻手轻脚,游荡在芦苇丛中。瞄到黄雀,下手,轻快狠,稳速准,一把捏住黄雀咽喉,不让出一声,每次少则几十只,多时上百。待到西北风在湖面刮起,黄雀东南飞,一夜之间一只不留。难忘年头的腌黄雀,香、脆、酥、鲜、肥。杀了年猪,在黄雀屁股开个小口,塞进碎猪肉,饭锅上一蒸,那个滋味,啊,不说了,口水流下来了。

二姨家村子,无山无湖,无野货可食,无湖鲜可享,但二姨就是会。二姨家养了不少兔子,年前活杀几只,剥皮腌制。

新鲜兔肉土腥味浓,不好吃,腌制后的兔肉,放入葱姜酒茴香,白烧,灵。兔子瘦肉多,不油腻,清香扑鼻,拿在手里顺着肉的纹理,一丝一丝撕下慢慢吃,像极现在的手撕面包,适合小孩边玩边杀馋。饭后,二姨总要往我口袋里塞上几块,走回家,好吃一路。

年初五,我家留客。父母两人挣工分,要养活我们兄妹四人,难,年年透支。穷,脸面还要,一年聚一次,总得开开心心。母亲挖空心思,平淡“有”奇,端上都爱吃的肝肠结,又称“蛇盘田鸡”。开春时,我家总捉只小猪,猪可比我长得快,小年夜,杀猪。猪肉卖了,补缴口粮钱,猪小肠绕着猪肝,做成肝肠结。碰到有人要买猪肝,也卖了,只能用现在无人要吃的胰肝替代。猪肝煮熟凉透后成老肝,香酥爽口;小肠煮熟后,肥腻油酽,浓香溢嘴。老肝的爽,小肠的腻,“强扭”在一起,终成油而不腻、爽而不涩的招牌菜,惬意了大家的嘴。

小姨家也在漏湖口上,河鲜湖鲜馋人,尤其是红烧鳊鱼。那时的鳊鱼,可是上百里水面上纵横跳跃的野生货!身

长体瘦,青色,肚皮薄似一张纸,扁如一块饼,长年水里游浪里滚,肉身结实肉质细腻,没半点肥膘,加入姜葱蒜后无半点腥味,有的只是漏湖的自然风味。鳊鱼上桌,我嘴生津,口流液。

初七,去姑父家,年初七八,咸菜搭搭了,但总有一道“菜”吊我的胃口,“追看唱春”。姑父家村子紧邻街梢头,唱春艺人从街首唱到街梢,都约好似的顺便唱到姑父家村子再收场,新年的锣鼓声才基本静下来。

年头两碗门面菜,整碗肉与整条鲫鱼,不能动筷,各家如此,要留客端一新年,大舅家除外!

有年,二舅留客,早早腌了一个猪头,上世纪七十年代,弄个咸猪头剥剥那是相当的牛了。忙了一下午,黄昏,两桌已开吃,锅里的猪头也熟烂。二舅手持铲子,捞起猪头,不料动作稍大,烫手的猪头又滑落到锅里,顺带滑落的还有锅灶上的洋油灯,洋油翻了一锅。

那年的猪头肉真香,多年以后,再也没吃到那样香的猪头肉了。



财源广进

插画 戎锋